

# 联谊一年一度

吴霜

自从“联谊会”的概念在社会上越来越多见,我们便也有了一个联谊会。每年初春时节,元宵前后,气候渐暖,我就会在邮件中收到一个信息:吴霜,咱们的联谊会活动又要开始了,请务必参加哦。每一次我都心愉情悦地读着信息,随即回复:是的,王渭大哥,一定参加。

王渭大哥过七十岁了,但他一点也不过像个老人。他步履轻盈,眼睛明亮,思维敏捷,言语智慧,处处显示着旺盛精壮的生命力。他是这个联谊会的倡议者、领导和召集人。

今年的活动已经是第六届联谊会了,联谊会有个特殊的名字:老文学家艺术家后代联谊会。会员大多是年过半百的中年老年人,他们每个人都有令自己骄傲令世人尊敬的长辈。

他们父母的名字大都如雷贯耳。比如文学理论大家聂绀弩的外孙,诗人郭小川的女儿,作家骆宾基的女儿,文学家冯亦代的儿子,小说家刘绍棠的子女,军旅作家魏巍的儿媳,延安诗人阮章竞、王亚平的女儿,还有冯雪峰的孙子,邓拓的儿子,李健吾之女,荒芜之女,舒群子女,凌子风子女,杨沫的女儿

子、孙子,还有老舍、马可、萧军、闻一多、姚雪垠、严文井、臧克家、张天翼、赵树理……这些我们至今经常在书本上讲座中听闻得到的充满光环的名字,他们的后代都名列我们的联谊会通讯录。位于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三楼的一间大会议室,每年的聚会都是一道悦目的风景,来的人往往兴高采烈,兴致勃勃,满脸是愉悦开心的笑容,就像是回到了一个和煦温暖的地方,满心都是久别归来的轻松如意。

王渭大哥的组织能力十分了得,这个联谊会是他提议组成的。那是六年以前,他和骆宾基之女张小新、冯亦代之子冯浩等几位老大哥大姐提议,组织起一个老文学家艺术家后代聚会的形式。我还记得第一次在现代文学馆聚会时的情景,百十平米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,大家都喜欢王渭大哥的倡议。世事沧桑,老一代文学家都已过世,他们的后代

如今也大多在中年以上,分散在偌大的北京城,平时少有联系,如果能在联谊会的感召下大家经常相聚相叙,的确是一件美事。从那天起,直到今天,我们的联谊会的成员互通往来,每年一大聚,平日也会小聚。

每一次聚会都有许多程序。曾经有过猜奖游戏,每个人来时都带一份礼物,样式多种多样,包装彩纸系上彩带,进门时便放在一张铺着亮丽桌布的长桌上,很快桌子就满了,礼物堆成小山,花花绿绿琳琅满目,老人们会在桌前拍照留个纪念。

聚会开始后,大家喜欢在放了花生瓜子水果巧克力糖的大长桌边围坐,然后开始气氛自由的叙谈,这种谈话的主题是多种多样的,谈父母,忆当年,看世界,还有不少人会讲自己在做什么,有何种成绩。王渭大哥是集邮专家,他每一次会赠送给每人一个当年的纪念封。他还嘱咐大伙把自己的地址写在上面,出门时把盖满了名字的信封扔到邮筒里,至多两天你就会收到这封信,上面的邮戳记载了确切时间,留着它,将来就是你的财富。

聚会往往是新鲜信息的发布地,比如曾经用半辈子战斗在敌人隐蔽战线的中共情报三杰之一刘光

典先生,他的儿子刘玉平对我们说,电视剧《潜伏》里面的不少情节是借鉴了他父亲的事迹拍摄的;比如郭小川的女儿郭小慧在聚会上告知大家,纪念他父亲的座谈会将会在何时进行,请大家参加。郭小川是我一直尊敬的诗人,他也是我父亲的朋友,“文革”结束前,他们曾共同在天津的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过。纪念会那天,我赶去参加了。还在接待处买了一本郭小川诗集。

聚会上,王渭大哥、阮援朝大姐朗诵了他们父辈的作品,而杨宪益伯伯的外甥女赵衡大姐是个画家,只要一开会,她就拿出她的速写本开始画,画过许多人的动态,她画过我,连头上的卷毛都没放过。有时候大家要我唱歌,我便唱一段当年妈妈唱红的评剧段子,这个场合很合适,因为在坐的人大都看到我妈妈本人的演唱,都是她的粉丝。

最开心的当然是抽奖取礼物,除了礼物桌上的那一堆礼物每个人都有份以外,还有用我们交的会费买来的礼物。我抽到过二个二等奖,是一张一百五十元的公交卡。自觉中了彩,很是自得。抽到大件的人兴高采烈,曾经抽中一等奖,一台高级净水器的向延生大哥就很有成就感,他是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向隅的儿子。

每次聚会后,大家都会期盼下一年的再聚。心中积攒着一个问号:明年的聚会又会有什么新惊喜呢?

一天上午,我推着一个不锈钢购物车走上红砖道,车里搁满了鸡肉啊猪肉啊鱼啊还有番茄、马铃薯、红萝卜、青江菜、高丽菜、米酒、酱油、玉米粒罐头……总之,就是一个主妇到市场采买的日常用品。装满食物的推车颇重,一不小心,车倒了,让人整个趴上去。原来,红砖道是凹斜的,拖车的四个轮子很小,无法平衡。

我这跤摔得突然,一时无法起身,正在这时候,一位老先生走过来,弯身好意问道:“你的鸡蛋破了没有?”我努力站起来,有点啼笑皆非:“阿伯,跌倒的是人啊,您怎么问起鸡蛋来啦?”他也愣住了,傻笑起来。

另一天下午,我走在台北市敦化南路的商店楼下,人来人往十分拥挤,一位漂亮小姐擦身而过,忽然回过回头来张口就骂:“瞎子啊你!”我吓了一跳,原来是无意撞到小姐的包包了。

又一天,我走在路上,挽在手臂上的一件毛衣不知不觉滑落在地,尾随在后,一位骑着脚踏车的女士看见了,善意的提醒:“小姐,衣服掉了!”

我赶紧捡起衣服道谢,迎面一位白发老婆婆忽然站定,把手指头遥遥对我一点,义正严词地纠正:“她,应该称你‘奶奶’!”这回轮到我为愣住了。

一个安静的行人,“招谁惹谁”了?一句话不得人跳,一句话使人笑。这些不中听、不中用的话,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教养与修养,如何把话说得体,真是一门人生必修课。我因此想起自己曾经犯

过类似的错误。刚进报社任职记者的时候,还不到三十岁,由于工作性质,上班电话不少。有一晚,连续几个电话都转到编辑组了,正忙于发稿的编辑先生走到采访组唤我接电话。连续接了好几次,照理说,我觉得不好意思,只要表达歉意即可,结果,却以对待年轻同事的轻松口气说:“一直代转电话,你可真倒霉呀!”

话刚说完,这位资深官脸色一变,火大了:“噢?年轻人怎么这样说话!帮你接电话还说我‘倒霉’!”声音颇大,我不禁满面羞惭,如果地上有个洞,一定钻进去。

说话是一门艺术,“一根肠子通到底”的人,并不代表诚实的美德,直话直说并不一定是缺点,问题在于怎么说,说了什么?年龄相仿的年轻人,常有些无厘头的反应,半真半假地开玩笑,问题是一旦换了辈分,同样一句话,感受却“差很大”。

俗话说得好“言多必失”,类似例子不止一桩,我有时也会犯“快人快语”的毛病,你也许没想过,一个经常动口又动笔的人,反应确实会训练得比较快。脱口而出,其实最容易说错话,“多言贾祸”必然会为“造口业”付出代价。

经过多年的学习和体会,我领悟出来了,一个受欢迎的人应该少说负面的话、恶语批评的话、八卦无聊的话、缺少教养的话。心存善念,说出来的好话必然宽容温暖,让人感到可爱可亲。



## 鸡蛋破了没有

桂文亚

## 三马路、来青阁

方广泓

年前,从一则史料中得知,大名鼎鼎的章太炎上上世纪三十年代间曾去沪上三马路一家名为“来青阁”

的古书店购书,临了,出门时登上停在店门口的黄包车,即嘱:“回家。”但那车夫做的是过路生意,并非包车,便问:“家在何处?”殊料老先生一时语塞,竟全然想不起家的路名及门牌号,思索良久,仍无从记起,车夫急了:“不告路名,如何送你回家?”这一问,老先生脾气上来了,脱口而出:“我是章太炎!”意思是

谁不晓得我章太炎?谁不晓得我家?真正天晓得,那车夫原是市井小民,大字不识几个,怕是从未听说过章太炎的大名。一时啼笑皆非,老先生在车上骑“车”难下,车夫则成了“丈二和尚”,恰好书店老板见状,赶紧出来解围,对车夫详说了住址,这才滚动了车轮,目送远去……

读到此,时值夜半,我竟忍不住笑出声来,一则实在滑稽,这位民国大文人当真是“稀世之宝”,我

固然读不懂他那些玄之又玄的深奥文章,但彼时那种文人气息,那种自然而然

的真性情,至情至性的“忘乎所以”,着实深得我心,倍觉可爱之至。

再则说到三马路、来青阁以及那位老板,于我而言,又是再熟悉不过了,所以格外在意,勾起了许多回忆。

因我从小家住三马路,来青阁就在我家斜对面,当然记忆所及,那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事情了,那时的三马路(即汉口路),其中自云南路口至广西路口一段仅只百米左右的街区,按现时的说法,不折不扣是文化一条街,开满了书店,且多半是古书店(专卖线装本)。尚能记得住的,自云南路口那里算起,计有富晋书店、开明书店等,还有就是我父亲三十年代开设

当然,要写的像样是十分的不易,所以也有点自找苦吃的味道。好在我已经不是为了写作的愿望而学习写作了,因为这个愿望已成为我晚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一个已经引起我努力学习的乐趣。我要通过不断地学习,通过自己喜爱的古诗词的写作,来怀念曾经走过的岁月;感谢在我生命过程中爱护帮助过我的所有朋友;以及抒发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。而我,想在优雅的古诗词的熏陶中,诗意地生活。

白头学艺笔迟迟,欲述生平难觅词。问晚何来诗音乐,只因愿起少年时。

十日谈 学诗者说

明起刊登 一组《清明的怀念》。

## 生命的对话

走进泰晤士小镇的横木堂紫檀艺术馆,我有灵魂被天体触动的感觉,望着这些紫檀件,仿佛在与远古的生命进行着千年的对话。

我想说,植物完成绚丽的开花过程,昙花只在人前一现;蝴蝶从幼到老死,只有短短的七天;人类从公元纪年开始到现在,经过了漫长的2015年。这期间,虹口一带,曾是海边;喇叭形杭州湾,远没这么宽;四大发明,离现在很远很远;而对于千年寿命的紫檀来说,它才经历了两茬树的时光而已。

你面对着风雨雷电,你经历了地震天撼,你感受了山呼海啸,你目睹了沧海桑田,这样成才的树,怎能没灵气呢?

怪不得《本草纲目》记载,小叶紫檀有镇心安神、舒筋活血、消炎止痛等功效,经常接触它,能达到调节气血、养颜驻颜的作用,你的生命,都凝聚在这特殊的躯体中了。

紫檀木的家具不用油漆,没有铁钉,更不可能用螺栓,全用手工榫头铆紧,精巧绝伦。那台面油光锃亮,竟有好多人不相信,它上面没有玻璃。

而侧面细看,贴在台面细看,猜它是几块料拼的。紫檀木不像楠木那样威武挺拔、直径巨大,成材的紫檀树直径在15至20公分之间,而且十檀九空。所以,一幅

台面由多块板材拼接而成。但你看不出来。经过千年磨砺,融日月之精华、纳天地之灵气而长成的紫檀树,有着天底下木材中最硬的质地和最大的比重。你要生存,你要发展,你要远眺云舒云卷,你要俯瞰世间嬗变,因此你不肯就范:好多工匠不愿加工,刀具破损相当严重,这是你与之抗争的结果。

紫檀木打磨之后,木质极富油感,如犀牛角般润泽,并有细密、漂亮、生动的牛毛纹,色泽深沉、稳重。这是你冰清玉洁的肌肤呀,你让我们抚摸你,慰藉你受伤的心灵,也慰藉我们自己。

学写古诗诗词,一直是我的愿望。还记得在读初中一年级的

时候,学校里流传着好多非常励志的“七律”“七绝”之类的诗词。当时还不太懂事,但因为朗朗上口,被这些诗词所表达的情感和表达这种情感所运用的词汇深深吸引了。后来从高年级的学姐那里抄了十来首,带着上了去江西插队落户的火车。这时候用作座右铭的诗句是:革命岂能作井蛙,雄鹰踪迹海天涯。十年后从农村返回城市,参加了上海电视大学中文专业的自学考试,比较系统地接触了唐诗宋词,才知道古诗诗词竟然有那么美好。当时还年轻,刚过“而立”,所以特别喜欢李白的浪漫和无羁。为了他的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,还去过一次三峡呢。那时就暗暗告诉自己,我一定要学写会写古诗诗词。可惜在一晃30多年的



老农肖像 (油画) 徐芒耀

时间里,忙于家庭和工作,这个愿望只能放在心底。

2012年的11月,在上海老龄大学听课时知道了静安诗词社,随即有幸在静安诗词社跟众诗友一起学习。那天我接过诗社的“社员证”时心情很激动,感到自己的愿望可以实现了。但开始几次交的作业,却似一盆冷水,让我冷静下来,看到自己对读写古诗词的基本知识是一张白纸。明白了古诗诗词所表达的优美的意境或豪迈的气势,不是简单的几十个字凑成的,而是讲究声调的排列以达到节奏悠扬顿挫,考量词汇的妥帖用以表情达意,也就是说要好听又好看,才能很好地表达写作者的感情,并引发观者的共鸣。所以像我这

样不懂平仄,不懂词汇性质等基础知识,而要想学会古诗诗词的写作,很多地方要重头学起的。幸运的是我遇到的是一位好老师、好诗友。每周一次的诗词社活动,我是舍不得缺席的。因为能看到诗友们的好作品。这里的老年朋友有扎实的古文功底,用词很有韵味;青年朋友对现代生活有活跃的感受,意境很新颖。听他们的诗作,总能给我新的启发;更要紧的是听取老师们循循善诱的点评,能帮助我看到自己需改进的不足之处。通过二年多时间的学习,我已明白了诸如“对仗”“孤平”“词性”等技术性的要求。因此,每次我都会认真地完成作业,有时为了找一个贴切的字,要翻好几本词典,颇有“推敲”的古风。

## 诗书漫读老年乐

邵芳华

很新鲜。听他们的诗作,总能给我新的启发;更要紧的是听取老师们循循善诱的点评,能帮助我看到自己需改进的不足之处。通过二年多时间的学习,我已明白了诸如“对仗”“孤平”“词性”等技术性的要求。因此,每次我都会认真地完成作业,有时为了找一个贴切的字,要翻好几本词典,颇有“推敲”的古风。

